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卷二

宋 史繩祖 撰

瑟先於琴

諸子之書最有害道而無稽者如韓非子書有云齊宣王問巨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也者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為害義故不能宣王曰善余因涉獵至此而大哂之烏乎非

何為出是言且魯論一書孔子所言諸弟子所述言瑟而不言琴如孔子取瑟而歌曾點鼓瑟希由之瑟奚為於某之門而非乃設巨倩之辭以為儒者不能其誰欺乎或者又曰六經言皆兼琴瑟而孔門言瑟而不及琴何也曰示有先也舉瑟而琴可知矣亦由六經兼言鳳凰論語止言鳳而不及凰蓋言瑟而琴可知言鳳而凰可見矣按世本曰伏羲作瑟黃帝作琴琴之作後於瑟也又按爾雅注疏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

為樂器通見詩書故此釋之詳此則見先後之序又如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如鹿鳴首章則曰鼓瑟吹  
笙其三章曰吹笙鼓琴琴固次於笙下義可見矣又禮  
記曰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也注謂  
此雅淡之樂世本又謂瑟者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  
於行而尸子亦謂夫瑟賢者以其義鼓之雖有暴君為  
之立變則尸子之審音過於非遠矣因並識之以洗韓  
非刑名之陋

飲食衣服今皆變古

飲食衣服有生之所不免也去古愈遠錯謬日甚姑夷考而筆其一二以勉學者余嘗觀張橫渠語云曾看相國寺飯僧因嗟歎以為三代之禮盡在是矣誠哉斯言余亦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盡得橫渠之所以三歎蓋其席地而坐不設椅桌即古之設筵敷席也未食先出生蓋孔子鄉黨所謂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朱文公注云陸氏魯論釋瓜字作必謂古人飲食每種

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  
忘本也孔子雖薄物必祭祭必敬如齋嚴此聖人之誠  
余又於禮記及左傳有云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  
施氏遇我以禮吾祭作而曰䟽食不足祭也古人以此  
為禮今之腐儒匪惟不能祭見有學者行之則指以溺  
佛為笑是不曾讀書也而使髡徒得竊吾教而堅持  
之又終食之間寂然無聲此子所謂食不語也只此三  
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看士人會飯則攫拏

如猿猴者有之吼詈齋僕庖人者有之打損器皿者有之褻談喧笑視飯僧為有愧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兩幕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歎耶至如衣裳冠屨則又乖甚古者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蓋巾止以畧尊疊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於虞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是有簪導方為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幪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鷓鴣閒居則有竹皮鹿皮

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幘稍稍施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綠幘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羅白葛漉酒之中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巾矣至於近代反以巾為禮而戴冠不巾者為非禮又朝服襍頭乃後魏狄製及後唐而施長脚以同伶優之賤以至於今士夫安之曾莫議其非者以至於履舄則古有舄有履有屨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為靴而至今服之本朝徽宗政宣間嘗變靴為履矣至



高宗時務反政宣之失仍變履為靴此由秦檜不知書而止知有北敵為國爺也然冠履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竊其似以堅執不變凡間居則以巾覆冠及謁見士夫并行科升章則簪冠而徹巾穿舄是三代之制尚於羽士見之至如上衣下裳各為長短之制衣纔至膝裳乃裙也今之祭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為橫幅而綴於下謂之襪今之公裳是也則外域之服也是數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或建議革之匪惟

不欲草之至如慶元間四凶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履而為怪服妖服嗚呼可不哀哉痛哉姑筆之以俟好古博雅知禮通方之士而正焉

孔子誄

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伴屏余一人在位玃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而禮記檀弓乃云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焉

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伴屏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大聖人之誄尚紛紛異同如此況其下者乎

成王冠頌

家語冠頌篇周公命祝雍作成王冠頌曰祝王遠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哀

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而晉張華  
博物志乃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  
雍曰近於民遠於侯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摘顯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祿其不同如此不知張  
華何所據而與家語異耶然余攷六經中三代時未常  
有先帝之言秦以後方稱先帝則華為失據矣

麥秀之歌

史記箕子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

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  
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  
兮不與我好兮世皆熟之矣然余嘗討論尚書大傳所  
載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  
蠲蠲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  
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尚書傳所載  
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歌蘄蘄蠲蠲字不同  
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蘄蘄兮注麥芒也字之稍

差不為要切但史記以為箕子而書大傳以為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為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牴牾耶

龍蛇之歌

史記世家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然不見處余嘗觀劉向新序乃云子推之詩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

流天下龍入深淵得其安所有蛇從之獨不得甘雨遷  
向相距不遠且向號博洽羣書所載不同如此故並錄  
之云

坡詩不入律

黃魯直次東坡韻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  
國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謂至而自況可謂小矣  
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也曹鄴  
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絕無

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為變風矣黃又嘗謂坡公文  
好罵謹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迨古  
人信斯證也

漢遺文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  
甚多今略舉其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文曰漢持  
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徠歸徠漢德無  
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



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  
原塹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  
長載於張華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明誠金石錄亦遺  
此也如董仲舒日食祝見於周官太祝注此皆文辭簡  
古不可缺也故錄之以資博識之士有攷焉

唐遺文

唐文多有遺軼要切者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謂其清  
便富艷有南朝徐庾體因効之為桃花賦今皮之桃花

賦尚傳而宋之梅花賦乃不傳又唐末張曙中和間舉  
進士避難到巴州宴於郡樓坐中作擊甌賦極精工郡  
樓由賦顯名後人遂命之曰擊甌樓而此賦亦不傳如  
姚鉉編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家大全  
集及國初館閣所編文苑英華唐人花木音樂賦各有  
十餘卷而此兩賦俱不在惟擊甌則巴州郡樓尚有碑  
刻曾祖作巴倅時曾有墨本藏之家今兵火後碑亦壞  
矣恐其歲久則此賦亦泯沒無考故全錄之尚幾有傳

如廣平梅花賦則平生訪尋終不得見是可惜也俟更博訪之今先錄張之賦於后云唐張曙擊甌賦并序宋玉九辯曰悼余生之不時今余不時也甲辰竄身巴南避許潰師郡刺史甚懼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江饌酒簇樂以相為娛言間有馬處士末至善擊甌者請即清讌爰騁妙絕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斯可以抑揚淫放頓挫匏竹運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余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酒酣舐筆乃為賦云

器之為質兮白而貞水之為性兮柔而清  
水投器而有象器藉水而成聲始因心而度曲  
俄應手以徵情莫不敲蕭熠爚撇捺縱橫胡不  
自匏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生孰為節奏樂我  
生平何彼穠矣高樓燕喜叩寂含商窮玄咀  
祉拂綺井以連騫送楓汀之靡迤岳隈有雪  
彪咻而雕虎揚睛潭上無風捷獵而金虬跋  
尾目運心語波回浪旋似欲奮而還駐若將  
窮而復連得不似驚沙叫鴈高柳鳴蟬董雙  
成青瓊鸞飢啄開珠網穆天子紅

韉馬解踏破瓊田  
睥眦衡盱神清調古  
既嗟嘆之不足  
諒悲哀以為主誓  
不向單于臺畔和  
塞葉胡笳定不入  
宋玉筵中隨齊竽  
楚舞疾徐奮袂曲  
折縈組潺湲下隴  
底之泉鳴咽上涪  
陽之櫓鶯隔溪而  
對語一浦花紅猿  
裊樹以哀吟千山  
月午斯皆從有入  
無妙動玄樞灑颯  
則水心雲母丁當  
則杖杪真珠於是  
發春卉駭靈姝羞  
殺兮鈿箏金鐸愁  
聞兮鬼嘯神呼時  
也曲闌酒闌煙迷  
霧隔覽故步以躑  
躅有餘聲而滴瀝  
臨流而欲去依依

轉首而相看脈脈太守曰遭止良辰好樂還淳諷賦已  
勞於進牘謳歌為序其芳塵余乃歌曰江風起兮江樓  
春千里萬里兮愁殺人樓前芳草兮關山道江上孤帆  
兮楊柳津是何貺我兮擊拊眷我兮慙慙回首而漁翁  
鼓柁凝眸而思婦露巾夫當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紛揉  
乎是非何顧慕乎隆替飄纓宜入醉鄉來自識天人之  
際唐文士於尊俎頃刻之間作此等大篇之文豈不偉  
哉

漢鵙雀辨

漢黃霸傳鵙雀集丞相府鵙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例以曷字讀之誤矣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賁所著之鵙而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鵙雀音芬本從鵙字通用鵙似鳳也若夫鵙雀之鵙青色好鬪不止俗謂之鵙鷄音曷與此鵙雀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舛

晉志之誤

予昔與婦弟羅君玉同讀晉書君玉曰嵇康之誅於晉

文帝執魏柄之時疑不當傳於晉向秀卒于魏世其傳亦然又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傳與嵇康書者皆當考

錢載年號之始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始於此余按杜佑通典歷叙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距後魏孝莊



永安二年己酉鑄永安五銖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  
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讀書不精誤以高恭之奏  
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為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  
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此固可笑矣當時南  
北分割各自為史鑑遂失考年代之先後見識何汗下  
耶恐後學承訛襲謬不得不辨

銅鼓始於漢

余嘗見陸游務觀筆記有云予初見梁歐陽願傳稱願

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  
在宣司見西南夷銅鼓頗精祕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  
此鼓乃南蠻用之不足辱祕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  
之如此不知何理也如上皆陸放翁之筆第余嘗觀東  
漢書馬伏波傳云援征交趾得駱越銅鼓改鑄馬式上  
之詔置宣德殿門則銅鼓已見後漢傳非異書也陸氏  
謂梁方珍貴已失之矣而歐陽生自梁距漢世未甚遠  
而謂累代所無尤可訝焉

王會貢職兩圖之異

東坡有閭立本職貢圖詩注引譚賓錄載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顏師古奏昔周武王時遠國歸欵乃集其事為王會篇可圖寫遺後為王會圖詔令閭立本圖之及考唐書亦同謂之王會圖至武宗時點戛斯君長來朝李德裕上言有詔為續王會圖即無職貢之名而所謂貢職圖者見於祕府羣玉帖中李公麟所述云梁元帝時蕭繹鎮荊時作貢職圖狀其形而識其土俗首

虜而後張凡三十餘國唐閻令作西域圖兼彼土山川而絕色伽梨凡九國中有狗頭大耳鬼國為可駭皆所以盛會同而奢遠覽亦貢職之流也元祐元年六月望日李公麟書于秦邸竹軒詳此則是貢職圖乃蕭繹而王會及西域圖乃閻立本也坡指職貢為閻所圖誤矣

紙筆不始於蔡倫蒙恬

傳記小說多失實只如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蒙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所載

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  
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  
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  
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為簡牘之  
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而始用兔毫耳殊不知莊  
子書中有舐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  
舐耶莊子在秦之前筆非造於蒙恬明矣况崔豹古今  
注蒙恬之為筆也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亦

非謂兔毛竹管也則又豈可謂兔毫起於蒙恬耶此端由說文秦謂之筆一句以誤後世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蹠書注謂赫蹠乃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恐亦非始於蔡倫但蒙蔡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紙筆始此二人則不可也

漢四皓歌同異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嘆而作歌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年

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為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昊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漠漠高木崔嵬巖居穴處以為幄茵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余讀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士深谷逶迤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互有不同然高士傳

之歌尤勝故併錄之

辯蘭亭不入選之失

林之竒少穎編觀瀾文序曰文選不收蘭亭記識者以  
為遺恨又陳正敏遊齋間覽云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  
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然絲竹管絃語亦重複余謂  
陳氏之說陋矣周公作時訓以二十四氣定七十二候  
三月為清明朗即明也言氣候當辰為出火清且明也  
非天朗氣清而何且張平子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



氣清蕭統取歸田入選而遺蘭亭正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而陳氏又附和以絲竹管絃重複之語不知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絃孟堅注已作四義又舜有白玉琯唐賀懷智琵琶以鷓鴣為絃之類非必絲竹而後可以為絃管也豈足以病右軍之文故識之以一洗蕭陳之陋

坡注之誤

坡公元脩菜詩自序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

元脩嗜之且云使孔北海見之當復云吾家菜耶蓋謂  
楊梅為楊家果孔雀為孔家禽事耳然此非孔北海所  
言亦非為楊德祖而發蓋孔融字文舉為北海太守楊  
脩字德祖俱漢末同時之人並為曹操所殺有傳在後  
漢書俱不載此事獨世說言語門載梁國楊氏子年九  
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  
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  
孔雀是君家禽其注云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

山陰人善春秋仕至廷尉卿即不曾注云楊氏子乃楊脩也今晉書自有孔坦傳仕于晉元帝成帝時距孔融楊脩之死近百年矣豈相干耶巢元脩一時誤舉以為孔融坡遂因而筆之於序固失契勘矣而趙次公者注坡詩乃妄云世說注楊氏子楊脩也而又注贈僧惠表之詩則又直指云世說孔融指楊梅戲楊脩曰此君家果不知何所憑證而敢如是胡說趙公如此類者甚多姑舉其一以為不揆箋注者之笑

五平五側體

西清詩話載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置酒潁河  
上晏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  
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耳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體四十  
字寄公如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云云固為佳作  
然晏只引一句而梅賦全篇已覺辭費余又嘗觀陶淵  
明詩萬族各有託韓文公詩此日足可惜杜工部詩寂  
寞白獸鬪皆傑句也其餘諸家五平五側句甚多至皮

日休陸龜蒙又有五平五側倡和在松陵集中藉曰餘子紛紛不足數而陶杜韓之句可忽乎梅晏俱號博洽而俱云恨未之見何耶又所賦之詩果能掩三子之作乎余疑於是不得不識之

陵二物

前輩筆記小說固有字誤或刊本之誤因而後生未學不稽考本出處承襲謬誤甚多今略舉其一端如馬大年永卿著懶真子錄辨王逸注楚詞以芟為陵秦人曰

薜若之誤當矣惜其字有差誤義遂不明永卿謂爾雅  
薜若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菱也關西謂之薜若字音  
皆又云菱厥攬注今水中芟此皆馬所記也今余考爾  
雅正本則云薜若英光注英明也即今決明也或曰蔭也字從  
尸非從及至菱厥攬然後從凌注水中芟也則是蔭與菱  
其為二物不同王逸誤引陸生之蔭曰薜若而為水中  
之菱其失明甚而馬又併以從水兩菱字交證且誤以  
英光英明為英光英明此馬大年之誤尤可哂也

酒價緋魚

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又蔡蕤廷試第一俄召對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賜緋佩魚借緋卽不佩國朝因循其制蕤對曰在唐借緋亦佩魚因誦白居易詩為證曰親朋相慶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投老喜拋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便將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玉除無奈

嬌癡三歲女，遶腰啼哭覓銀魚。上尤喜其對之捷，二事正相類。但佩魚之對尤切於典故，信大臣占對不可無學也。謂字謂之姑蘇人，疑字文饒，河內人，並見於曾慥詩選。紀載後，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為李杜同時，何故詩句所言酒價頓異？客有戲噓者曰：太白謂美酒耳，恐杜老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近理也。

阿房宮賦善用事



杜牧之阿房宮賦長橋卧波未雲何龍正本元是雲字  
後人傳寫之訛云未雩何龍殊為無理杜之意蓋謂長  
橋之卧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正如蛟龍得雲雨  
恐終非池中物之義若加以雩字則不惟無義兼亦錯  
誤讀龍字了左傳龍見而雩注謂龍星也非龍也龍星  
未見則為之雩今日未雩則龍當未見何形可見龍又  
星名何與於長橋之勢哉又此賦善於用事凡作文之  
法經可證史史不可證經前代史可證後代史後代不

可以證前如阿房宮賦所用事不出於秦時只煙斜霧  
橫焚椒蘭也兩句尤不可及六經只以椒蘭為香如有  
椒其馨其臭如蘭蘭有國香是也楚詞亦只以椒蘭為  
香如椒漿蘭膏是也沉檀龍麝等字皆出於漢西京以  
後詞人方引用至唐人詩文則盛引沉檀龍麝為香而  
不及椒蘭矣牧此賦獨引用椒蘭是不以秦時所無之  
物為香也只如近世文人作漢宮詞婕妤怨明妃曲而  
引用梅粧蓮步字尤為可笑此皆齊末以後事漢時寧

見此而效之耶劉觀堂所謂不善用事為事所使殆謂此也

二月無絲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當作四月蓋二月則蠶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內節所在必於此時蠶事方盛蓋月令蠶事乃在季春之月而祭義蠶歲注亦云三月月盡以後幽風蠶月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耶當是四字傳寫者訛刻畫

耳其曰五月糴新穀却有之

父子同名可咎

古今同姓名者多矣而祖孫父子同名為可咎論語已

有兩南宮适漢世已多至晉而尤甚如兩劉毅晉武時

晉末又有一兩周撫同時一為彭城內史反即誅見紀

兩孫秀一為吳降將孫秀見賈充傳兩解系一解系自

陶璜傳兩周訪周訪傳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兩

王愷一王愷武帝之舅與石崇爭侈有傳一兩王渾王

澄

王渾太原人以平吳功封子澄為亭侯渾有傳而澄無傳又王人有子曰澄人傳而澄有傳又王戎以王

渾為涼州刺史

又唐文宗詔以韓翊知制誥時又有一韓翊為

太守帝書翊寒食詩一絕云與此韓翊縱同時而同姓同名無足怪也然容齋隨筆載提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此祖孫同名也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父子同名也余謂魏安同之祖孫同名諉曰元魏乃北狄之俗不足以禮義責之而羅君乃中華人又既號為處士乃至父子同名烏

得而僭處士之號耶視司馬遷以趙談與父同名而稱  
為同子豈不萬萬相遠哉

班氏當從斑

山谷云班氏以鬪穀於菟得姓凡班姓皆當從斑史作  
班誤也

坡文之妙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藝欲晴去得順風來者  
怨此乃蘊括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

風泐者之吉泐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  
乃穆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  
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至如前赤壁賦尾段一  
節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  
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  
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  
竒妙也

表忠觀碑體孝門銘

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為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  
銘其格甚新乃倣柳柳州所作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蓋  
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耳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既全載  
於唐孝友傳文甚典雅蘇軾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  
金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  
於史法矣

周子愛蓮說如屈原橘頌

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中



固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為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未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為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為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正符過封禪文

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為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耻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為可耻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牒真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為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為可喜也

大小各適其性

莊周之書有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搏扶搖九萬里而風斯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鷦鷯自譬甚小李太白賦大鵬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

漢唐史取當代之文以為贊叙

國朝宋祁新唐書藩鎮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一篇實體班固項籍傳贊全載賈誼過秦論一篇蓋守論乃藩鎮

之事實而過秦實項氏之張本不嫌取當代詞人之文而證之然司馬遷亦嘗取過秦論而贊秦紀矣但沒賈生之名而書其文幾若揜人之善曷若班氏直下贊云昔賈生之過秦曰云云如搏蛟縛虎之手何必皆自己出宋公用其體尤為歐公之所稱美匪惟班宋擅一代之史筆而賈杜二子之文益有光於信史矣

六出四出花

呂氏春秋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喻

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  
六出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物其成  
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  
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此桂之  
在離騷以喻君也先師魏鶴山巖桂詩云虎頭點點開  
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自注云顧虎頭善畫金粟佛公  
孫衍佩五國相印真善借諭而體物矣余亦嘗賦巖桂  
云四出花中異三開格外芳名高評月品韻勝霸秋香

或者頗許之以為弗可移賦他花木也

加田

周禮司勳惟加田無國正加田如今之加食實封也

中書繳詞當始於唐人

邵氏間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國朝康定間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又王鞏間見錄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多是弼以余考之則是殊不知續通典中所載

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朗溫造李肇王  
鑑四人除刺史詞頭云臣未敢撰進則唐中書舍人已  
有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本朝富弼也王鞏邵博俱號  
該洽之士而俱不知此何耶

唐給事中草制學士不草制

吳曾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  
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素高不草盧杞  
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素高之志云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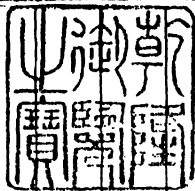
韓渥金鑿密記曰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渥曰學士無以性命為戲渥不答扃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至范蜀公東齋記事真宗欲立章獻為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億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官而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渥



始也

折梅遣使始於諸發不始於陸凱

荊州記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南遣使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并詩一絕云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紛紛舉用多矣皆以陸范為證不知劉向說苑已載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則折梅遣使始此矣



學齋佔畢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學齋佔畢卷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王志遠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卷三

宋 史繩祖 撰

日隨天左旋

余鄉作補亡月采篇辯日月隨天左旋援引張橫渠朱文公魏鶴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月令注疏為證詳無軼遺矣後因讀陸德明周易音義至明夷卦明夷于左股注馬融王肅音股字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乃

知經注已及之不待注疏及後世之辯也尤為端的惜先儒不及引此耳故錄以補其前說

秤乘易數及三數乘四之疑

余既以稱物平施及三乘四數詳於前卷矣或有拘儒問於余曰子之以秤兩乘易數又以三數乘四數固甚精詳曷無昔聞然不知先儒未有及此而子言之不幾於鑿經耶余急應之曰是何言也余非生知蓋亦敏求於先儒之言而研精覃思以推廣之昔有問伊川曰易

重幾何答曰易重一斤蓋謂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而易凡三百八十四爻余得以此而乘易之數則靡不合也又蔡節齋晚年受易說於朱文公文公曰易究竟以三數乘四數方為精密蓋天一地二而陰陽之數備天三兼之而因以起數三者天數也四者地數也只當以天數乘地豈可以地數乘天耶余因此語而以三乘四無不合者人患不精思耳豈余臆說哉或者惑而退

因重乃伏羲而非周文

曩者余作麗習堂記舉易系謂伏羲觀象畫卦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因而重之而又在其中曰畫曰重皆伏羲氏也謂文王之重易特太史公之臆說而未之前聞使因重而果出於西伯則十三卦體曷為而已具於神農堯舜之世而取象乎或者又有云易說十三卦制作之意蓋取諸易卦止是取其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為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耳余亟應之曰固哉子之為易也縱以是為夫子之言豈不可信於司馬遷之



言乎且又經有明證今舉以與子明辨哲之周官太卜  
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注謂易者揲著變易之數連山伏  
羲歸藏黃帝每卦八別者重之數或謂夏曰歸藏坤為  
首商曰連山艮為首周曰周易乾為首詳周禮別皆六  
十有四而注以別為重則是伏羲因重為六十四明白  
大驗矣周官乃周公所作之書若使果是西伯重易則  
豈有子掩父之善而徑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

有四哉故唐陸德明謂伏羲因河圖而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謂之十翼而伊川程子亦云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而朱子元晦易本義亦云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為

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為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其說至詳至悉可信不誣矣今子不信周孔程朱之格言而惑遷雄淺陋之誣說其為易也固哉或者辭窮而退

傳注引逸書之誤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

謂也注逸書也余按此兩節皆見於今文尚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於太甲篇乃商書也而子皮以為夏書固失之矣而杜預遂以為逸書失尤甚矣至如周太史所舉辰不集於房四言今見於胤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無可疑者而杜乃注為逸殊可訝焉故辨之以明傳注不可盡信如此

逸書與今古文之異

禮記緇衣引兇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

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與書說命不同注疑逸書也左氏傳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注逸書也文二年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周志周書也哀六年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注逸書也毛詩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注疏引國語齊女告重耳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病大事國語正文作實疚大事且注云西方謂周也凡此或與今文差字脫文或不全

載即是書序所謂錯亂磨滅及五十九篇之外逸書可也惟是今古文之異有出於逸書之外者今略舉數則以為辨證如毛詩注疏鴻鴈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又詩注疏引臯陶謨外薄四海今定本作外敷四海恐非也疏謂見臯陶

謨而今文乃載之於益稷又西漢郊祀志引秦誓曰正  
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注今文秦誓也  
詩注疏乃孔穎達西漢注乃顏師古皆唐人也而皆引  
今文秦誓則非逸書今合觀古文今文尚書皆無此等  
語不知二者何所取證耶余家有呂大防所刊古文尚  
書一冊呂之序云得唐本於宋次道家皆隸古字且云  
其書自漢唐行於學官天寶間古文寢微下令廢其書  
以今文代之而頗改其辭如洪範無頗改為無陂之類

古文由此遂絕而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而已予以  
此本考之亦無二家所引泰誓之語也惟有費誓辨疑  
一語不可不正以剖析後世之惑今文尚書費誓首句  
云魯侯命伯禽宅曲阜予嘗疑魯侯即伯禽也如何更  
自出命此字極害義諸家注解咸莫能剖析今觀此古  
文尚書費誓篇首句元無命字其文止曰茂戾柏命寔  
亾暨訓今文魯侯伯禽宅曲阜而已則今文衍字渙然  
冰釋矣



舜七始詠

前漢律歷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  
出納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  
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  
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  
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惟聖人為能同天  
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七始詠三字今文尚書却只  
作在治忽注謂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在治忽三字於

六律五聲八音解家頗傳會反不若班氏所載七始詠  
義訓胥協也又禮樂志房中祠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  
聲孟康注引班氏所載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以  
為樂名以此則知漢初尚存此詠施之祠樂予謂七始  
詠三字甚新可加以舜字作詞題贊頌之屬如徐子儀  
試宏詞歲舜五樂頌亦是引班志舜修五禮五樂注謂  
書云五玉玉字當為樂蓋已有五瑞即玉也且注列五  
樂之目於下即此類也因併記之

中庸心性

余頃在明新口講中庸大學篇義或者以其間中者乃其心常者乃其性庸者常也合中與庸亦合心性而言之也數語為疑余既因張宰叔蘭之問而答之矣後又有問中庸何以一字不及心而子以中為心曷所本乎余曰此正謂中字當指心而言而中庸一篇止言性而不及心余故斷之以中者乃其心而為言然其說不為無所本帝典以允執厥中而係之於道心惟微斯則朱

子中庸序所云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故晦庵語錄  
又云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為之  
主宰也又答景紹問心性之別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  
主宰於身情性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孟子惻隱之心  
仁之端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橫渠曰心  
統性情是也蓋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者皆出  
於心故心能統之言有以主之也余故本此數說謂中  
庸首言天命之謂性即中之所發次言中者天下之大

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和者乃情也亦出於中之所發是  
庸與和乃性情也而皆統於心之中也中可統庸故言  
中庸而不可言庸中心可統性故言心性而不可以言  
性心如胡五峰謂天命之謂性是性乃天下之大本也  
然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  
曰性何也曰心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  
者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此則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言性而心在其中矣又晦庵謂中者心之體呂氏

亦云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徃而非中矣余故斷之曰中者乃其心本諸此也

艮卦厲關心

唐李鼎祚所集易傳李巽崑序引頗取之予近詳觀則皆漢晉諸儒之解虞翻一家頗多而稍的切於玄弼之上宜乎自詭以夢吞三畫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裂其簧厲關心今易作熏心而李本作關心且引虞翻

注曰限腰帶處也坎為腰五來之三坎為心厲危也艮為闔闔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闔心古闔作熏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為勳或又誤作動皆非也大率鼎祚六十四卦皆指動爻互體卦為說非後人之所及又於鼎卦鼎象也注引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繫辭而獨於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尤為有理余又按艮為闔寺乃易繫辭說卦虞翻援引非曲學也

三陳九卦

易大傳三陳九卦孔聖有深旨焉橫渠問繫辭獨說九卦之德切於人事以德字言之可謂深得之矣然只講得初陳之事於再於三尚有餘意今推言之自履德之基至巽德之制皆以之字發明其德此初陳也自履和而至至巽稱而隱皆以而字發九德之體此再陳也自履以和行至巽以行權皆以以字發九德之用此三陳也此九卦有德有體有用深味之則方見切於人事之



要也

不徹薑食

論語鄉黨謂不徹薑食荆公嘗問其義於劉貢甫貢甫善謔隨對之曰案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方以道教人故勸民食薑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鑿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及晦庵朱文公詠子薑詩兩聯云薑云能損心此誇誰與雪請誦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自注云本草載薑久食

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予因悟孔子不徹薑食之意於乎聖賢格物之學見之於一話一言之間無非教也彼貢甫之玩人喪德又近於侮聖言烏知其非哉

常儀常娥之辨

古今靈怪之言莫極於淮南子蓋劉安惚恍誕妄自託於仙而著鴻烈之書不足信也而後人多引淮南子以注屈原天問朱文公常辨之云淮南子似因天問而設

為傳會之說也余嘗疑其所載常娥一事許慎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以奔月後漢張衡靈憲論遂引之為證且云常娥託身於月是為蟾蜍余又笑其豈有人而變為蟾蜍之理假如其說而化為蟾則蠢爾何形容尚烏得為月中仙乎其後王充論衡及謝莊月賦後漢書注承訛因陋盛贊素娥之美至明皇遊月宮而怪妄極矣余常觀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而每疑所謂常娥即因常

儀字之誤而起紛紛之說然亦未敢臆決之也及讀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而洪丞相造引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樂且有儀亦協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然後自信其說斷知諸人之妄以常儀為常娥明矣後因觀天問有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注水神宓妃也羿射河伯而妻其妃也若以怪證怪則羿妻乃宓妃豈常娥耶學者不觀正史及經注字義而惟怪誕之說是信是蓋

吾夫子所云未見好德如好色也可不悲夫故為之辨

歷日字所始

堯典雖曰歷象日月星辰然未嘗連文說歷日字後世  
方言歷日然竟莫明其所始至坡詩云老去怕看新歷  
日雖百家注之亦無有一人及之者余按周禮馮相氏  
以會天位注謂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為時事之  
候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又引  
孝經說曰故勅以天期四時節有晚早趣勉趣時無失

天位皆此術也以此觀之則今之厯法已詳備於漢時  
然是漢世已謂之厯日矣寶祐元年改厯名會天深得  
厯日經注本旨

祥刑詳刑字義之通

先師鶴山在遂寧漕解作極堂碑時攝憲書詳刑字余  
後繼忝漕節重新極堂仍立鶴山之碑一時僚屬咸疑  
詳刑字以為尚書呂刑篇告爾祥刑監于茲祥刑只作  
祥字余因謂之曰唐百官志改大理正為詳刑大夫固

已用此詳刑字然不為無所本也當時顏師古輩留意  
經學故於傳注咸通焉蓋呂刑篇中告爾祥刑只作祥  
字注謂善用刑之道然周禮太宰之職五曰刑典以詰  
邦國注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考今古文尚書呂  
刑只曰度作刑以詰四方即無詳字然詳刑字見於經  
注亦可通用也

辨餒餘不祭

禮記云餒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本當三句各為

一義而本注乃於餽餘不祭下作一義注云食人之餘  
曰餽禮輕故不敢祭此義是也然於父不祭子夫不祭  
妻之下別作一義注云祭先也從卑處家故不祭則是  
以夫與父不得而祭其妻子也此何義也故朱文公先  
生嘗釐正之以為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非不祭也但明  
其不可以餽餘而祭耳在禮生則婦可餽夫之餘子可  
餽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當用其嚴敬弗可以  
餽餘而祭之為褻且慢也此說明甚而世之俗儒薄夫



乃有泥古注而不祭妻子者是可哀也是可鄙也故發明朱子之說而厚俗云

輿地圖名

世言輿地圖皆謂始於漢光武披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南王安傳已有按輿地圖之語第蘇林注曰輿猶盡載之意可謂淺陋余謂大易云坤為輿然則地以輿名無易於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

古聖賢名

余大父武陽府君好古博雅生平精於篆隸行草殘碑  
斷刻靡不搜訪自集隸格一冊以補洪景伯漢隸之缺  
其中有一節云東州冢間得三碑高廣各五六尺皆就  
石室壁間刻古聖賢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其質樸可  
笑然每事各有漢隸數字字字止五六分筆法精穩可為  
楷式生平所閱漢隸未有若是之小者而完好如新蓋  
不為風日所剝泐且模印者尚寡故也乾道丁亥五月  
子堅書余每閱之恨不得見其碑石之正在何所然甚

愛其伏羲神農黃帝堯之贊及曾子老萊丁蘭之贊  
文旨精嚴簡古非後世所及如祝誦氏不知其為沮誦  
或祝融帝嚳字作帝侺殊可以證古辨今後因護漕攝  
憲梓部行部至資州則此碑在州宅博雅堂下經兵火  
之後利缺多矣制梱又輦運寘之明新士夫殊無識者  
余奉祠歸過渝為學官言其事且以祖父所隸模本付  
之令補完又未知其果否也因惜其漢隸存者寡矣一  
失其傳堙沒亡考故錄其碑而識其事以資考古君子

之訪焉 梁高行 奉金者 使者 秋胡妻 衛將

軍 蘭相如 騎都尉 休屠象 李氏遺孤 忠孝

李善朱明妻 姑娣兒 弟 章孝母 董永千乘人

也 父邪渠哺父 榆母 蘭相如趙臣也奉璧於秦

范且右一碑伏戲倉精初造工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祝

誦氏無所造為未有耆欲刑罰未施 神

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黃帝多所改造

兵 裳 宅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子 帝

佶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

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帝舜名重華夏禹長於地

理泉陰隨 退為 刑 曾子孝以通神明貫感祇著

乎朱方後世凱式 網 閔子騫母居喪移寒御 老

萊子楚人也事親至孝衣服斑連嬰兒之態令親有驩

君子嘉之孝道大焉 丁蘭二親終後立木為父鄰人

假物報乃借與 管仲 齊桓公 曹子刳桓 魯莊

公 侍郎專諸炙魚刺殺吳王 荆軻 秦武陽 樊

於其頭

右第  
二碑

使者

長婦兒

梁節姑女  
掾者

姑

女 其室失火取兄子往輒得其子赴火如亡示其誠也

後母子

前母子

齊繼母

東師節女

怨家攻

者 孝孫葬者

湯父

乞漿者

義漿羊公

豫讓

殺身以報知己

韓王

聶政

齊王

無鹽醜女  
鍾

離春處士

縣功曹

右第  
三碑

因古碑辨後漢建武中元四字年號及永熹年號

以正史傳之誤

雅安志云雅州古碑埧有漢碑蜀郡掾治道記其碑紀年號云建武中元二年李巽嵩先生燾仁甫為雅州郡從事日跋其碑云蜀郡掾治道自建武中元二年丁巳距今紹興二十有一年辛未凡千九十有三年蓋光武時蜀抵邛笮徼外途實由此今已蕪廢弗治野人樵蘇見之始傳墨本漢隸未有若此竒古也按後漢紀建武三十二年改為中元無建武字又按祭祀志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此記與志合紀失之矣宋鄭

公嘗輯紀年通譜謂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  
帝紀傳寫脫誤蓋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  
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妄以意刪去故先定著建武中  
元元年又謂流俗以帝紀為正久而未悟乃并列中元  
之號疑以傳疑鄭公之慎也然續漢志實司馬彪所撰  
鄭公謂俱出范氏則非矣及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雖  
存鄭公說頗從帝紀止稱中元蓋袁宏後紀亦止稱中  
元不冠建武事無明證固宜從衆也若使此記早出其



真偽立見則鄭公必不併列兩元溫公必不承范棗之  
誤矣溫鄭皆大儒於出入證據之學尤詳偶未見此頗  
有遺恨歐陽永叔留意集古錄謂可正史傳缺謬詎不  
信夫惜此記又不使永叔見之也 又淳熙二年春邛

州蒲江縣上乘院僧治基增築大殿闢地凡仞得古窀  
焉其封石刻作兩闕狀中有文二十九字云永憲元年  
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  
幽字珍儒臨邛太守宇文紹奕字衮臣好古博雅士也

聞之亟命輦致郡齋龕之壁以余大父勤齋先生子堅平生留意篆隸碑刻俾原而釋之勤齋為考訂而跋之云此固漢隸無疑其曰蜀郡臨邛蓋兩漢因秦之舊而弗易也其鄉里則沿革不常不必深究曰公乘云者按百官表於爵之級為第八言其得乘公家之車許氏子進說文表稱長安槐里公乘是也其書爵於鄉里之下則知古人所謂爵里刺先後如此其稱校官掾按韓延壽傳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則知其人嘗為學

官之屬矣官爵皆漢制也惟永熹之號不見於史世猶疑之某以宋鄭公紀年通譜考之自漢武以來以永名元者二十有七以熹名元者三顧未有以熹連永者謹按冲帝即位所改之元史傳相承以為永嘉與晉懷帝同號按晉永嘉元年是歲丁卯李特據蜀改元建初已五年矣特之子權自稱太武亦已三年西晉正朔之所不及此蜀刻也又不作嘉則其非晉固不待辨然漢之永嘉止一年質帝之立乃更本初之號熹之與嘉文字

易貨亂一年而改見於他文者幾希矧魯魚帝虎不啻  
三傳寧無訛謬宋鄭公謂官書累經校讎學者失於精  
審烏乎非此刻出於今日而文字初無少缺孰知漢冲  
帝永嘉之為永熹也夫自古改元不無所本是年帝甫  
二歲梁太后臨朝按許子重說文熹者悅也從喜從心  
故劉寬碑書河東間熹皆為間喜取悅喜以名元而冠  
以長久之義其太后之意歟或一時省文以熹從喜如  
劉寬碑通借之類而後乃喜訛為嘉特偏傍耳其後和

熹鄧太后以謚法有功安人曰熹故取以易名恐亦必  
出此宋鄭公於延熹之元謂字說熹為火熾疑漢從火  
德義若延其熹盛以冠元幾矣若施之熹平光熹則又  
跋扈故其說又謂兼取有功安人之意似亦未為該洽  
某謂熹之與熹古蓋通用如廣漢屬國侯夫人碑云神  
宓設兮萬姓熹與滋時期叶韻其字從火此其明證安  
知熹平光熹與夫和熹之熹不皆通為喜耶歐陽文忠  
公好集古書以為可正史傳缺謬矣曩紹興辛未巽嵒

李公因青衣蜀郡掾治道記始克正建武中元紀號之  
實其今因臨卽校官之刻乃克正漢永嘉名元之記是  
用巽嵒故事且建武距辛未千九十有三年永嘉距乙  
未千九十有一年豈物之隱見事之晦明亦自有數焉  
故不辟而書此二篇之文皆見於巽嵒及勤齋本集刊  
行於世矣余故表而出之以資學者辨證之助

古糴鏡銘

鳳州遁迹山有闕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洞

穴穴中有石作鏡架一坐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  
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傅  
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而  
聞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詳其文乃是  
粧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惜其不見於文集而  
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缺識之一云

夷齊泰伯封諡

國朝天禧元年封汾州介之推廟為潔惠侯元符三年

七月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吳泰伯為至德侯東方朔為智辨侯並行制見於國朝大詔令中而諸史往往不盡登載也

改室人為安人

政和初定命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為安人亦見於大詔令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

東箱字

周昌傳呂令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



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余謂此說得之今世誤作東廂西廂皆非是

守令以愛民為心

邑令乃字民之官關係攸重魯論一書吾夫子獨丁寧於為宰為令之戒而他職不與焉實以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乃斯民休戚之寄故曰可以寄百里之命然必在乎為之牧守充聖門之意及聖主之心申飭而勞勉之且寬恤通情以待之其不我從而厲民者必汰斥之則

民勞可小康矣余嘗觀朱文公語錄所載一事云楊至說王十朋詹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厯告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以示之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為感動余因歎王梅溪固自得聖門勉邑宰之遺意而朱徽文公表而出之以為儒生作牧之式民之幸也其後真西山希元帥牧潭州會長沙十二縣宰有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

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  
日相春一卮酒直須散作十分春及帥福唐又有會三  
山十二宰古風一篇甚惻怛近年王實齋去非守平  
江作會兩倅六邑宰詩曰守令張官本為民恫瘝無異  
切吾身但令六縣皆朱邑何必黃堂有信臣田里要須  
興孝弟閭閻謹勿致嘖呻與君共舉一盃酒化作人家  
點點春及移鎮宣城又有飲諸縣宰詩二賢同本於梅  
溪嫩意固一世名德足以聳動貪酷之吏而褫其魄然

余嘗觀唐呂溫知衡州送毛令絕句曰布帛精麤任土  
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祝雖是蒲鞭也莫  
施則知王梅溪又體此意而推廣之也呂溫在八司馬  
之流何足道哉而愛民之心乃能如此則今之為太守  
者不恤縣令虐取厲民於諸邑惟視其督課之多寡以  
為殿最烏乎之人也不寧為孔聖及朱子之罪人也而  
實梅溪西山實齋之罪人也抑又可惜而為三君子之  
罪人乃呂司馬之罪人也可不深嗟而甚疾之耶余將

指梓部六年常跋視民如傷四字每銓量本部知縣即  
與一本蓋推廣明道先生之語也無問其知行之篤然  
刊諸石以上者獨江安馮宰大足先宰蓬溪吳宰三人  
而已吳宰又為一跋於其下詞旨甚佳予怪其右列細  
訪之乃其館客令狐叔子之作也然吳宰之政民甚安  
之至有頌其德政而相率詣本臺借留者又歎儒冠之  
反不鷓冠若也

辨灰酒

陸放翁筆記又有云唐人愛飲甜酒灰酒如杜子美詩不放春醪如蜜甜則引證切矣如灰酒又引陸龜蒙酒滴灰香似去年一句為證余又哂其不然蓋龜蒙初冬絕句末聯云小爐低幌還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言初冬圍爐飲酒盞瀝滴在灰中而香仍似去年光景不是酒似灰香耳以上句觀之其義昭然此老精於詩而不善觀詩如此何哉

市井字出春秋井田記

今人常談市井字莫考其證據此蓋出於後漢循吏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余因愛市井之名義起於此且春秋井田記不見於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以資博聞

瓦卜

今之瓦卜蓋有取於周太卜之瓦兆注云瓦兆帝堯之

兆其象似瓦原之象據是用名之

學齋佔畢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學齋佔畢卷四

宋 史繩祖 撰

天大於地而包地

張橫渠書云天下之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  
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  
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是陽極也十者姑為五  
之耦耳此橫渠說也近世淺學徒知天大於地之說始

於橫渠余嘗考易注䷁坤卦彖之正義云至哉坤元言至極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則知關洛先正之言皆本於經非臆說也陋儒以為始於關洛不曾明經耳

天地節而四時成

余曷作易菴記其中云易上經為卦三十下經為卦三十有四者乾配甲而起於子故六十四卦上經起於乾之甲子歷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於離凡三十卦而

三甲盡矣下經起於咸之甲午歷損之甲辰震之甲寅  
至於節亦三十卦而三甲又盡且自乾至節六十卦凡  
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矣故曰天地節  
而四時成是起於子而終於亥也而中孚等四卦繼於  
節之後是中孚復起甲子而為一陽來復之兆故上元  
太初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為起歷之數本諸此也  
此記已為蜀郡板行繆橐有年矣洎至公安竹林書院  
有來問曰公之易菴記中天地節而四時成之說可謂

發明至矣然節之後中孚四卦於何施焉諸生所疑也  
余應之曰余於七日來復說已詳之矣余之此說蓋為  
序卦而言之也孔子序卦革何以居四十九而彖曰天  
地革而四時成蓋革之象言君子以治歷明時欲以大  
衍之數作歷而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也唐一行作  
大衍歷以為古今不易之數中黃之大寶是也節卦又  
何以居六十蓋節之彖言天地節而四時成蓋一爻為  
一日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所以節之卦居六十也故

象曰君子以制數則於以數而推天度之說合矣此蓋以序卦之爻數言之也若夫以六十四卦而配一年之候則其義又別蓋歷之為書取易六十四卦先以坎離震兌四卦列子午卯酉為冬夏春秋四時之正每卦分內外兩之以為八節是為分至啓閉也四卦凡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每爻直十五日以應七十二候而成三百六旬之暮除此四卦之外餘六十卦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為自子至亥十有二月君辟

之卦又以辟卦各統公卿大夫諸侯四卦凡五而共為六十卦總成三百六十爻為一歲直日之爻而每卦主六日七分積餘分成閏以定四時成歲所謂君辟之卦氣皆自前月中氣而起故揚子雲作太元經以其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言卦起中孚此歷家以配坎之初六為十一月中氣而為算歷之首蓋易以卦起乾坤至節凡六十卦為三百六十爻而天度盡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而中孚繼於節卦之後是陽氣復生於子故以為十

一月之中氣而七日來復以復繼中孚為十有二月君  
辟之卦之首以為陰陽消長循環之候皆自然之理也  
大率乾坤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者此以序卦而  
言也而節之後餘中孚四卦則是已除起坎離震兌四  
正卦以配春夏秋冬節氣故以中孚等四卦雜揉於六  
十卦中而為辟統公卿大夫諸侯之爻而中孚與乾同  
起於甲子實同而異異而同也易具萬變而包萬用若  
執一以求之可謂固矣問者說曰微公之詳辨無以祛

其惑也上手稱謝而去

大過本末弱未濟六爻失位

余羈奉祠歸里中舟過叙州易守乃江西人同倅范以正率諸生請講余為復講瀘南先天圖說衆皆稱聞所未聞其中有一學易士友問曰大過本末弱也注雖云初為本而上為末然不究其所以為弱之義願詳聞之余曰此不難曉古文篆體本字皆無勾脚本末兩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而根株回暖故為本以



一陽畫散於木之上而枝葉向榮故為末而大過巽下  
兌上以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畫處於初上猶之木馬上  
缺下短本末弱也故曰棟橈凶是以木之字義而為言  
也問者曰諸儒之解未有如此說之詳也又有一老儒  
問曰伊川在成都講易有一桶匠過之指未濟卦曰此  
卦六爻皆失位未有明其失位之說余答曰大率每卦  
六爻初三五為陽位二四六為陰位此卦坎下離上初  
爻為陽位而六以陰居之二爻為陰位而九以陽居之

餘四爻皆然是六爻失位也凡六十四卦惟未濟為然亦猶二陰居初上四陽居中惟大過為然也老儒曰此義亦未有如公此說之詳明也願筆之以幸後學焉然余亦未敢自是其說為盡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

余曩在瀘州講先天圖卦及為帥幹任文虎作讀易堂記詳講天地之數止於九而已是乃先天後天之同然蓋先天之數九數也後天之數上下經序卦圖反而視

皆成十有八卦始終亦不出九數也故先天位乾於一以對坤八居兌於二以直艮七處離於三以配坎六列震於西以當巽五上下相合數皆為九此自環圖內卦觀之也自環圖外卦觀之則乾兌之間泰之外卦為坤履之外卦為乾即九數矣大畜之外卦為艮夬之外卦為兌亦九數矣由大畜而上以至於乾自兌而下以至於臨乾兌對峙之卦為八箇九數以至兌離之間離震之間及乎巽坎艮坤之間亦莫不皆然蓋先天兩卦上

下相對而為九餘六十左右相對亦為九以八經卦各  
生重卦八是三十六而因為六十四也而為易之體後  
天震兌兩卦相對為九餘六卦左右相對上下經皆為  
二九十八反覆變互為六十四卦而約為互體三十六  
以為易之用先天因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  
周乎六十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各二九而  
總乎三十六義文之易先天後天皆以乾為首以九為  
用若知乾之一卦可以該六十四卦知九之為數可以

盡六七八之數蓋以天之終數九而乾為天是九者數之極故曰九者究也言究極也是說已見之繆橐誤為蜀眉雅郡刊行於時矣會余以君命召舟抵公安力上祠請因寓焉蜀士之寓於竹林南士之仕於渚宮者踵門求為講切或有問余曰公之高文中乾元用九乃見乎天則可謂精無軼遺先賢之未盡及也敢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何以見其用及治乎余亟應之曰大哉問也然遠數之不能終悉數之更僕未可終也今試為子

舉二帝三王之用九及治者而言之大哉堯之為君其治也巍巍蕩蕩無得而名然帝典之首不過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百姓昭明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至鯀之治水亦俟其九載績用弗成而後咨岳巽位是堯用九而天下治也舜之受終文祖亦首命九官俾之欽時亮功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通為九載也而後釐下土設居方又作九共九篇注謂共者法也是舜用九而天下治也若夫三代則愈詳矣夏禹

之治水也雖曰天錫九疇而別九州疏九江播九河迄  
至於九川滌源九澤既陂而六府三事允治以叙九功  
而作九歌不寧惟是而又收九牧之貢金以鑄九鼎鼎  
有三足九鼎共二十七足以應三九二十七會之數每  
鼎重八千一百斤九鼎共七萬二千九百斤以應七百  
二十九章之數且應二暮之日則是以九疇元會章之  
數寓於九鼎以至田賦有上中下三等三而三之為九  
等而九州攸同四海會同是禹之用九而天下治也至

商湯之盤銘不過九字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誥命所言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是必欲日新其德以親九族而懷萬邦也故受天命而有九有之師躋聖敬而式九圍之命皆用九以治也及成周定鼎郊邾訪箕子而叙九疇以故三代之通制如井田之制取諸井字開方八維與其中而為九蓋九夫為井三三而九也四井為邑三十六數乾之策也坤之數六以四乘之為二十四坤之策也以一井論之則是一生三而



三生九以三井論之則是二十有七以九井論之則是八十有一應於九疇之數故內而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理內外之治皆九數也以至成周升三辰於旗而定九章之服取八卦之名物建太常於中而定九旗之號王制之定九畿周官冢宰居六官之首而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用以九兩繫國民六典之中以九為目不可槩舉非用九致

治而何匪獨以治天下也如臯陶之陳亦行有九德孔  
聖之言君子有九思又三陳九卦之德於大傳以為切  
於人事之戒三舉九經於中庸以斷為天下國家之要  
聖賢之言昭如日月帝王之治浩如乾坤三代以下因  
陋就寡何足以知用九之事哉其治少可知矣或者歛  
手曰富哉言乎又昔賢之所未及也吾乃知吾學齋之  
所學矣因退而筆之以俟博洽者而是正焉

禹直鼎卦

孔子易大傳謂聖人制器尚象以應形而下者謂之器故自包犧氏近身遠物始作八卦作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取諸噬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至舟楫杵臼弧矢棟宇棺槨書契於十三卦皆有取象而五帝之後三代之先獨遺夏禹其散在諸卦彖象之文或云湯武革命或云文王箕子之明夷或云高宗伐鬼方或云帝乙歸妹三代之令王皆取之

直卦禹乃令王之顯顯者而不取之直卦或又甚可疑  
焉余曷時在鶴山書院會一老趙丈今伯美中舍之族  
叔祖明易有根據鶴山亦敬之余是時方從鶴山授易  
一日嘗以此質疑於老趙丈趙丈云禹當以鼎直卦余  
問其詳趙丈云余舉其要矣子詳思而求其所以直卦  
之由却見示可也余紬繹累日而方得其義蓋以制器  
尚象莫大乎鼎故鼎卦之彖曰鼎象也注云法象也余  
乃悟禹之明德大功固非三王之可及鼎之法象大器

又非諸卦之可比因詳觀鼎之注疏云鼎者器之名也  
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為此器一有烹飪之用一有物象  
之法則與左傳所云禹收九牧貢金鑄鼎以象九州使  
人知神姦而魑魅罔兩之莫逢事固昭合而鼎大象謂  
君子以正位凝命且鼎卦之下即次以震卦而孔子大  
傳謂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五帝皆相禪至禹  
方傳之子焉又合於序卦之義矣且震卦之注疏云長  
子則正體於上可以奉承宗廟彝器守而不失又合於

大傳主器之說矣余以是復之老趙丈趙云是余之所學也子以思而得之甚可喜也余因以是復之鶴山先生先生云其義無以易此然易經三聖人矣不明言之必有其說矣且識之以資博洽云

昧谷柳穀

尚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正經注疏云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史記注引孔安國云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以為羲仲宅暘谷之對其義坦然明白

矣而周禮縫人衣翬柳之材注柳之言聚也諸飾之所聚且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注疏遂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其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柳文見今尚書云宅西曰昧谷此周禮注及疏之說也然余攷漢隸古定古文尚書止云分翬昧中宅廂曰暉谷暉乃古昧字初無柳谷之文及旁攷史記堯本紀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徐廣注曰一作柳谷亦日入處地名太史公帝紀務變易二典正文

先儒固已評之徐廣因而以柳谷地名注之亦已淺陋至周禮之注又變為柳穀則併谷字而易其文周官至劉歆時方奏立博士胡康侯父子已枚數其失而唐人正義又鑿說以諸色而易諸飾以證柳谷之義其視漢儒義益遠矣至若改谷為穀又無其義雖漢注唐疏皆不容巧為之說益知訓詁傳注之傳會如此也

莧陸夬夬稱人莧字甚新

易夬之九五莧陸夬夬古注云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



之至易故曰夬夬則以莧陸為一草至馬鄭云莧陸商  
陸也則以莧陸為一物宋衷云莧莧菜也陸商陸也虞  
云莧蕒也陸商也然後別而為二至注疏正義乃引子  
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融鄭玄王肅皆云  
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為一惟董遇云莧人莧也陸  
商陸也以莧陸為二終不訂其或一或二異名之說余  
因謂釋經莫若爾雅為正且祖因證之爾雅疏草部云  
蕒赤莧釋曰赤莧一名蕒今莧菜之赤莖者也又曰蕒

鵝釋曰藥草商陸也一名當陸初無莧陸一名商陸之說則莧自莧陸自陸莧為菜陸為草其為二物明甚宋謂之菜虞謂之蕒董謂之人莧二家之說得之矣然余又特愛人莧二字甚新可謂詩料而前人未之有舉意度世有稱馬齒莧者故以人字別之遂旁求於本草而方得之蓋本草云莧實一名馬莧行義曰苗又謂之人莧紅色者謂之紅人莧後又別載馬齒莧然後詳人莧馬莧之別因謂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子又謂學詩可以

多識草木之名因謂讀經當併傳注而讀傳注有疑則  
旁引百家之可證據者而攷訂方為有益余平生愛食  
紅苜或以為笑至是方知赤苜之見於注疏且閱圖經  
明州有赤苜山土傳赤苜仙人所種遂作小絕云易稱  
人苜美柔英夬決窮陰日旅辰不以色紅為貴尚何因  
赤苜有仙人或者亦服其精贍也

閏月無中氣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陋可笑者如

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宮葭瑄  
灰剩飛是以閏通為十三箇月也不知葭灰之飛每月  
只是一次而閏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十二箇月  
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官曆自可見  
灰瑄豈有剩飛一月之理乎姑舉其一如是者甚多也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輸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  
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也硯

字雖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為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於經也且唐人多只是以瓦為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為陶泓及國初而硯以譜行端歛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如夜行以燭隅坐執燭燭不見跋是也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鐙字却只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麩字周禮所謂麩只是如今炒麥至王莽始有啖麩及鰻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

言茶苦即是也見於爾雅謂之檟茗則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茶字耳九經中無豉字至宋玉九辯大苦鹹酸注大苦豉也又史記貨殖傳鹽豉干荅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豉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醢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體用字

先儒體用字或以為出於近世非也乾元亨利貞注疏云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言天之體以健為用

又天行健注疏云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健是其訓三者並見最為詳悉余謂體用字當本諸此

成王冠頌

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又其間勸學一篇全是荀子之辭保傳一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矣其公

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

注雍太祝定左

與王為祝辭於冠告焉

曰達而勿多也

辭多則史少則不達

祝雍曰使王近

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

及時而施

親賢使能陛下離顯

先帝之光耀

離明也

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

古者

冠以仲春

遵竝大道邠或

當為芬或

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

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

免猶弱也

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

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注凡一百

字

然予考之於家語冠頌則大戴所取前後文皆同惟

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遠

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

壽長也

嗇於時愛



也 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今月吉日王始加元服

去王幼志心袞職

威服有禮文也

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

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辭已冗長視此  
典雅固不類矣而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  
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  
家語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為正其後張華  
博物亦載此頌與大戴所記一同但去陛下前後四字  
華以陛下字出於秦去之誠是矣而不悟先帝字亦非

周語也其間又差仲夏之吉日為仲壹之言曰稚免為童稚數字余邇刊先秦文章續集已刊張華博物志所紀偶因參攷家語及大戴記因並載而詳辨庶定家語之辭為正而不誤後學云

王霸記

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又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又王霸記曰正之者殺之也又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又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

政法不循也又王霸記曰悖人倫內外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司寇之注而不見此篇於他書意其刑章之事及閱西漢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無此記又於刑法家亦無之又考大戴記及家語並無篇名不知漢儒何所本也

詩史百注淺陋

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無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

而近世所集注雖曰百家實則未詳至於字稍淺近遽云此蜀之俗語以槩之何其淺陋歟今試舉其至淺者數條言之若云斟酌姮娥寡蓋出於易注䷗臨卦九二正義曰須斟酌事宜有從與否若云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蓋出於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及易注䷗咸臨正義曰須商量事宜皆本諸經史也劉禹錫以六經注有錫字而無餒字故不敢用孰謂杜陵而輕使俗語耶可笑可笑

騷雅只止字同義

屈原小招句句用只字蓋當時語助晦菴辨證已摘其中陟降堂只與詩陟降庭止同字義矣然余又以詩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而又云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則騷雅只止同一字義明矣

西漢無兵志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然余嘗

推其元則帝典命臯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為一矣故司馬文  
正公作潛虛云唐虞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  
于一詳略之間意可見矣此說極高明近有鼎科一士  
自鄂渚來說本州催糴甚急自執而笞笞而杖杖而徒  
並用也余歎曰古者五刑以弼教今也五刑反以督糴  
而虐民耶馮宰曰此論偉矣然古者五刑以弼教而未  
始施之理財今郡縣以上至朝端刑專以理財而往往

教之不明未嘗問也余極歎其言因哀叔末之世如此  
錯繆也

容齋五筆論孟子記舜事多誤之言未審

洪文敏公景廬著容齋五筆援引該洽證據辨論極為  
精詳殆近世筆記之冠冕也然余見其三筆第五卷有  
云孟子記舜事多誤故司馬公等皆有疑非之說其最  
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問以為然也至桃  
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亦可謂無稽

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為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感余謂洪公此言過矣當七國之時處士橫議邪說殄行滋熾當時弟子如萬章之徒皆以一時所聞為問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說為事正恐後世有感其說而疑以傳疑故委曲開曉以破其說故云余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孟子題辭亦止云其難疑答問之書今洪之所疑乃孟子因萬章而難疑非記舜事也因桃應而答問非為辭費也洪公疑之過矣且司馬溫公疑孟五峰



胡子已著釋疑凡十四條而明之矣至桃應一條晦菴  
朱子又從而釋之曰龜山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  
心且愚謂執之而已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  
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  
者也余謂孟子深得臯陶之心朱子深得孟子之心談  
經固當師朱子之說而破洪公之疑也余深恐後學之  
惑也故引胡五峰朱考亭之言以訂之云

繪事後素

論語夫子答子夏云繪事後素此句雖逸詩然夫子以之喻禮余已詳紀於前矣後因讀諸經若周易賁卦上九白賁无咎注謂處飾之終錦終反素故象曰得志中庸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周官考工凡畫績之事後素功注云白采後布皆繪事後素之義論語五經之管轄遽不信歟

忠臣不私不和之辨

後漢任延傳帝謂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

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本傳只作私字而溫公通鑑乃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而於考異曰高峻小史私字作和義稍長今從之以繩祖繆見則不和字不長於不私字矣和者經傳聖賢所美之字不和聖賢所疾之字如乾卦利者義之和又曰保合太和又咸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謂既和且平穆穆厥聲至如帝典則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傳謂九官相遜和之至也豈嘗以和為不忠耶莫極於夫子謂君子

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語不和烏得為忠耶至如  
不私則義却長矣語謂事君之道無私無私則至公公  
則不阿諛決無善事上官矣於延之對光武義乃長矣  
當從本傳

煎糖始於漢不始於唐

老學菴筆記其中一條云聞人茂德博學士也言沙糖  
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  
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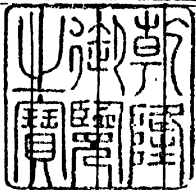
沙糖凡唐以前書傳及糖者皆糟耳是未之深考也聞人固不足責老學菴何至信其說而筆之余按宋玉大招已有柘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醒注謂取甘蔗汁以為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錫而二禮注飴字俱云煎米蘖也一名錫則是煎蔗為糖已見於漢時甚明而說文及集韻並以糖為蔗飴曰飴曰錫皆是堅凝可含之物非糟之謂其曰糟字止訓酒粕不以訓糖何可謂煎蔗始於太宗時而

前止是糴耶余故引經注漢傳而證其誤云

一字詩不始於東坡

坡公詩集中有和郭正輔一字詩云故居劔閣隔錦官  
柑果姜桂交荆管竒孤甘掛汲古綆僥覲敢揭鈞今竿  
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國高中冠改更句格各蹇喫  
姑固狡獪加間關又有郊居江干堅關扁一首及四言  
一首亦名喫語詩注家及茗溪漁隱俱以為公出意以  
文為戲余嘗觀唐人姚合少監詩集中有洞庭蒲萄架

詩云荀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鈎高掛玲瓏影落  
寮陰煙壓幽屋濛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  
則此體已具矣坡公不過才高記博造句傑特有來處  
因前人之體而為戲耳若直指為坡則寡見可笑矣



學齋佔畢卷四